

書名 歡喜冤家十二回續十二回 清山水鄰刊本  
撰者 明 西湖漁隱主人 輯  
卷 冊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44  
編號 D86244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4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數據源家十二回續十二回 清山水鄰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冊九

歡喜冤家

說舊劉郎

## 第一回

學博溫一齋寄示蓬萊觀其真

一字并自作東谷圖

花

二娘巧智認情郎

一字并自作東谷圖

世事從天不自由

千般恩愛一時仇

情人那肯因情死。 唐先結冤家後聚頭。

這四句詩。只為世人脫不得酒色財氣。這四件事。所以做

出不來。且說個只好酒不好色的人。他生長在松江

府華亭縣。八團內川沙地方。他父親叫名花遇春。年將半

百。此子。夫妻二人。十分歡喜。長成六歲。上學攻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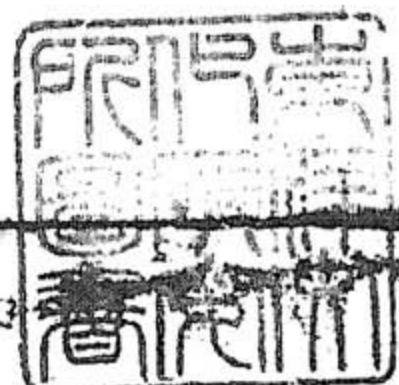
生得甚不聰明。苦了先生。費盡許多力氣。讀了



0180

双紅堂  
小説  
44(9)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第五回

孔良宗負義薄東翁

先生失館詩

紫燕啣泥二月時

仲尼有道終歸魯

賣劍只因嫌價少

鸞鳳暫出丹山外

先生失館館竟何詩

孟子無心肯事齊

彈琴應為識者稀

要借高橋第一枝

世上萬般生意，惟為人師者，尊重無比。就是人家朝拜焚香禮拜的，止得天地君親師這五個字。至於人家一尊先生進門，就是日逐供行，猶如敬重父母一般。我這那一个小

第五回



敢怠慢着他。所以為師者當儘自的學力盡心教訓。方不  
 有負東家一片致誠的真心。如今先生未到得六月中旬  
 便思量鑽謀下年的書館。一聞某處是个好東翁。供養極  
 盛。館穀極肥。便心裡夢裡想着人上尖人去講。客有一面  
 之熟。便去撻面皮求薦書。謀得到手。初然坐館。便勤勤謹  
 謹。講書講文。不辭辛勞。待以下人。極其寬厚。叫小使小官  
 大官阿哥大哥下人無不歡喜。待學生。就是對開的奉承  
 大老官一般。舉動無不逢迎之意。直至過了端陽半年。束  
 修到手。下半年便又不同了。諸般都懶散起來。這山望見  
 那山高。終日往衙坊打听某處有好館。又去鑽謀了。所以

有恒業而無恒心。把人家子弟弄得不得不也。誤人之事  
 最為可恨。如今且說个請先生鄉紳。這官宦住在浙江嘉  
 興府秀水縣。姓江。名字五常。官居侍郎。只因無子。半百之  
 年便告了致仕。大夫夫人無得生長。連娶了六個美妾。越打  
 藥越沒影响了。又曰花多不結子。寡然多生子。有了六七  
 个妻妾。一夜一房。尚且輪流來也是疎懶的了。還經得空  
 了幾夜不成。大夫夫人說道。你年過半百。也算是老年的人  
 矣。看了這般光景。子息不能。豈須查看同房。該應繼  
 立嗣了一个。免得一有差池。便這萬萬家財。被人搶去。又  
 無後代。悔之晚矣。江公道。夫人之言有理。遂將弟弟次子

立嗣



江文擇日請親承繼。迨來這江文方得九歲正。要緊讀書之際，江公遂將要請先生一事對親友說知。那薦書雪芹一般來了。江公也難听分士一个，也不成遂着家人往餘姚打聽。近時宗師考任，優等生員請一个來家人領了。主人之命竟到餘姚往學裡去查有一个孔良宗乃拔學歲考此首也有館的。因東家止得一个學生是獨請的。不期學生得病而亡。正失了一个肥館在家嘆息。却好遇着江家差人來請十分快活。厚款來人。次日收拾起身。同了家人一路而來。纔下得江船，開得幾丈短大，小本開止得。下之人，都道順流利市。來到江家，見了主人相見甚歡。大凡



俊先生的果然有不樂之處。妻子在家守有夫，又害自身在籍坐無罪之筆，守了一年纔得叙放歸家。一似囚人過牆的一般好生快活。未及一月又要分離。正是總得相遇。又別離。且說江公見先生篤實沈靜，便已放心。打聽得浙庄按院乃是同門同年學道，又是相知。他心中要到西湖游玩，因便要回家帶了幾個家人，兩個小使動用之物無所不有。別了妻到書房別了先生，一竟而去了。這些家人媳婦與同小使了頭一見主人出門，一似開籠放雀。前光景都往門牆下頑耍去了。連書房中茶也沒个人奉。大夫夫人着那伙侍揚州妓娘的使女紫梅拿茶送到書房。

中來先生看見道何勞姐姐送來素梅道這些小使但是老爺一出門他們都去白相了無人在內着我送來先生道多勞你了去不多時只听得裡邊一路兒歡笑出來都往廁所去了先生所見便問江文是什麼人這般歡喜江文立起身來往外去看連學生也不進來了先生見江文不來要去叫他進房請書老走出房門往所後張看這一張再得一個老寔先生反被

真六個美人生得

媚若吳宮西子  
嬌如楚館東宮  
雲英情許鴛鴦  
燕美情許鴛鴦

美如塞北玉嬌  
嬌如塞北玉嬌  
大飛雙雙  
燕美情許鴛鴦

仙何事請還方

金谷石園遺像

群仙何事請還方

金谷石園遺像

先生雖年年坐留各處鄉紳人家處過自不曾見有一家六個都是國色天姿較面龐人人美貌看了裙邊之下弓鞋各有長短大小不同止得一個穿玄色縐紗衫襖的美人那一雙小脚穿是小巧令人愛極正在張整間只見門公報道許相公來望大夫人那一陣美人跌身就轉往內一跑先生慌了急回身一先忘記後軒門檻一交絆倒跌个合撲一眾美人見了都忍不住的格格之聲有一人笑字謎見說得有理

說價千金可買

或時扯破口唇皮

見者闌堂絕倒

兒童拍手樂嘻嘻

能開雨道愁眉

一會歡天喜地

佳人捧腹揉臍

老小一團和氣

先生掙開不起江文來扶那一衆美人都掩了嘴兒齊進

去了先生歸房坐下與江文說曰因你去久不來出來喚

你不期女客進來急欲回避忘了門檻一絆跌倒被這些

女客笑了江文道是許家表兄來望家母這些姨娘們探

避走得快了倒把先生累了一跌先生說我這一跌足值

六千銀子江文說怎生解說曰喜不問美人一笑值千金

如今六個美人齊笑豈不值六千銀子江文說想先生這

一跌連屁也跌出幾個來先生說爲何江文說我見六個

姨娘都是掩着鼻子的先生說這般一跌倒是个及第先

聲又問學生道那穿玄色紗緞小小脚兒的叫做第幾位

姨娘江文道這是前年到揚州娶的新娘姓李他琴棋

書畫詩詞歌賦女工裁剪件件會的我父母都喜歡他把

內庫金銀皆托他掌管方纔送茶來的素梅是伏侍新姨

的先生道天雖未晚我因跌了不奈煩久坐對課進去罷

出課曰

南國佳人賦玉容顏真可愛

江文對久不就先生說你方纔說新姨聰明得緊何不拿進去央他對看江文立起身便走先生叫轉來此課只好與新姨一人知道若被別人曉得非惟說你資質不好連我也有失教之名了江文說不須分付竟往新姨房裡取出課來要他對就新姨看了笑道這跌不殺的麥柄包還要油嘴便寫道

西齋學究謙恭着地假斯文

江文拿了來見先生笑曰他來訛誚我跌了故曰謙恭着地假斯文到也是个作手又想道我雖然不該挑他他也不該誚我不免再收一對將進去與他看他怎麼

東墻秀才偷香手段最高強

寫罷叫江文說新姨取笑我如今我收過了你去進去與他看可改得好麼江文拿了到新姨房裏新姨道這字可惡得緊且留在此要他一要看他如何斗公子你去回他說此課對得好留與老爺回來請教只是東墻高看跌壞了江文直道其事先坐慌了若真與東翁看成何体面便又着江文進去討了出來新姨故意不與叫小使送夜飯出來那裡吃得下去長吁短歎無限憂愁直至更深一些不用小使依先收了進去新姨看了忍不住笑道我原作耍蠻子却認了真害他食不下飯明早着素梅還他罷



了次早起來把前對批在後面道

恁般胆小

不算高強

即着素梅拿了還他那素梅口角極會尖酸見了先生道

先生對得好課到恰是楊修的捷對昨日跌壞了晚間正

該用些酒兒活原何反不要吃豈不聞有酒食先生

我曉得先生的心事只為偷香手段我再三與新

了拿來還你把什麼來謝我老孔見了對聯

命一般好主歡喜道好姐姐我明日投在你腹中生

子精報素梅曉得取笑他小名便回道這

的還叫酸子先生道我這梅子榨了白

甜頭兒的素梅道細酸我嘉興極酸之物連

錢都跌倒了只好與麥糲包一樣看成先生暗想道

利口丫頭只得回道你嘉興人慣喜扯這般臭蛋兩

笑起來老孔正要把那對的子紙來扯壞只見後

二句看道恁般胆小不算高強却又一時胡想起來正

一時造下風流孽

千古傳揚離薄名

只見江文出本讀書見了先生施禮與素梅道新姨

進去素梅去了這老孔道他批此八字說我胆小做不事

來明教我放胆大些纔是手段我如今不免吟幾句情詩

送去與他若有意必有回頭如又似留作對聯的先景



有他親筆批語在此了、怕他怎的把江文早間工課完了

取筆題曰

風流雅致俊文君

今世有緣前世種

借此權為司馬琴

忍教咫尺不相親

又曰

藍田雙玉已栽根

海內易求無價寶

覆得相逢便記心

世間難得有情人

寫畢封好了、下午素梅又拿茶來、先生道、梅姐、今日又有

一對煩姐姐送與新姨、一會素梅笑道、明日不要又急、今

番不與你對面情了、先生道、我如今有了新姨、年庚在此

是一宗姻緣、公案還有什麼急、素梅忙問道、什麼年庚、

生笑道、這批的八字、豈不是年庚、素梅只得拿了進去、

與新姨拆開來看、道這麥柄包漸漸無禮了、存下在此、必

竟要與老爺看了、趕他回去、素梅說他、他是不怕道、姨娘

批的八字、當做年庚、若與老爺看、反惹是非、不要理他罷

了、且說江衙裡娶的第三個妾、姓玉、是蘇州人、家中喚他

做蘇姨、腳雖大、如新姨、然而容貌各有許多媚處、他小名

楚楚、也是个粗通文墨的女子、他與新姨兩下比、眾分

過得相厚、這時候恰好走到新姨房裡、見了桌上詩、鬼

嬈把昨日的對談、其原故、他今日又將此詩來、輕薄本要

說與主翁奈何對後批了八個字兒恐惹猜疑只索置之不理便直了他楚楚道昨日偷覷我們已遭一跌已不成先生體格今又如此是一個浪子了一邊說把兩首詩擲了籠在袖裡歸房想着我家主翁有十萬家私單單少得一個親生兒子我如今移花接木把些情兒結了書生一點私心到了田地黑暗裡認做新姨倘僥倖度得一個種兒是我終身受用不盡的了不宜錯過機會正是

懷他入之慨

風自己之流

有何不可即時揀了一盒兒沉香遞香着

道是新姨着我送上先生多多致意

有話不拘大小一慨勿

往書房裡來恰好江文又往外邊去了

了他把楚楚分付言語一字不差傳與老孔那先生歡喜

得跌足拍手的笑道姐姐在此坐着寫一字兒代我送與

新姨寫道

荷蒙 嘉情隆重賜我名香難離舌龍涎莫過於此再

拜領入香烟透骨恩已銘心謹奉數言聊申

仙娥賜下翡翠宮

情似文君愛司馬

木桃愧乏瓊瑶報

透我衣裾發我床  
意如買子願結那  
御結頭歌珠

且把筆尖深致意。

斗山思愛敢相忘。

封好了遞與春香多多致意。新娘踏心。事盡在不言面。已春香拿了。遞與楚楚。看罷笑道。正是。

李代桃僵。

指鹿為馬。

楚楚存了私心。每每着春香送些香的花兒。或香的花兒。恐恐密密一些。也不知道。一日老孔偶出書房。恰遇新姨。

出來便笑吟吟上前作揖。新姨見了。回身竟走。老孔立得

身起。人已不見矣。遂想道。這幾時。怎生相愛。原何今日不

忘了我。左猜右料。他還是。恐被人見。怕有破。此此

去。到是个老。的婦人。也。不免。一首情詞。共首

他回着看他怎麼寫曰。

朝思暮想俊佳人。

想得終官好夢。

夢裏許多思與愛。

醒來不得。

又曰。

忘食廢寢害相思。

短歎長吁只自知。

求懇多情通一線。

勝如強得夜明珠。

封好了。恰好春香送一枝茉莉花來。先生笑道。果然。我

料不差。悄悄將詞兒付與春香去了。楚楚拆開一看。道。

不宜遲。趁此要討回音之。答他兩句。成全美事。有何不

可寫曰。

明珠韞匱欲光滋  
念汝渴龍思吸水

不比尋常懶護藏  
送些雲雨赴高唐

又寫賤妾揚州李氏拜封完與春香說教他今夜掩門而  
睡勿留灯火夜深來也春香把楚楚之言悉對先生一一  
煮飯老孔喜不自勝道春香如你與我娶上新娘道小生  
開門相待萬萬不可失的春香去了老孔心裡便如中鎖  
一般那裡坐立得住巴不得就是黃昏也虧他捱到晚了  
把酒吃得整盞便卸衣睡了楚楚着春香悄悄兒門先  
自輕輕開了將近黃昏時候街中俱已睡靜便同了春香  
悄悄兒走出重門竟到書房明首春香竟自向內去了楚



楚捱到床邊摸著楚楚猶如夢裏把他推了一下先生大  
驚急走起來貼著楚楚使把接住味殊就親好妙人也  
遂去與他解衣就枕登時雲雨起來

一線春風透海棠  
洞中美趣惟心想

滿身香汗濕羅裳  
離態惺惺最可憐

又曰

形骸雖殊氣味同  
相怜相愛相親處

天然好合自然同  
盡在津津一點中

須臾雲停雨住先生問曰那日初見你之時我見你  
娘惟你的脚兒最小六般容貌惟你面龐最好我如今



你的小小脚兒待我捏上一會，以消我初時想頭。楚楚見是大的，恐怕藏出，便道：『我的脚怕疼，捏他怎的？』明晚帶一隻舊鞋兒與你開時消遣，豈不是好？先生笑道：『如此足是盛情。』先生把前事細問楚楚，楚楚新姨態態而回之。在先生竟為新姨十分快活，不覺金雞三唱。楚楚恐怕累有天光，露出不便，遂起身穿衣而別。先生送至後，楚楚把門一重重，仍先拴上，進房睡了。直至晌午方起梳洗，洗畢，楚楚想起兒一事，竟往新姨房裡走來，恰好新姨對面，楚楚見楚楚乘他匆忙之際，到他床頭，簡得一步，見楚楚在房裏，楚楚走出房門，歸到自房，想道：『這楚楚，真個是……』

問拿了紅鞋，仍知昨夜做作，夜至明還已有十餘日。楚楚坐一夜間，問曰：『前日學生說你掌管金銀之庫，何不以前須贈助，知已勝如坐此寒窗，守一書，何楚說這且少待。自然有贈，次日楚楚自想道：『他只用這書，教新姨，希圖厚贈，若與他，只我……』楚楚若不與他，楚楚像新姨自此往新姨房中，次丁收藏之物，而即騰歸，只楚楚房中累失酒器衣飾，面楚楚竟付與先生矣。老孔……楚楚不期一日，深也杭州已回出來，望了先生，併督江文工課。一日不見，缺好生歡喜，心下想道：『這人，楚楚是先生便十分楚楚。』楚楚此時十日之中，便只好二三日，會合了先生。

二月中旬將擇日解館進去拜見江公欲言其事事江公出

見說及此事江公道老夫正有一言奉告初二日乃

是寒刑五旬未免有幾日事此老夫明日把束修奉了

老先生在此過年明年就好惜重不知尊意如有先生心

下一想道有了束修寄到家中與父母妻房子自命料理

世過年明年節已穩了况新姨惟恐夫子此節

今既有此機會豈宜推托便道既有功賜待晚

生明日尋一鄉里早寄回家便可安心了

感次日老孔往六里街打斷有得托的鄉里尋

回恰好撞着一個僻居也學秀才叫啟子時在

公橋土家處相見了孔良宗弟

竟說在江公府上止得一個學生束修

有許多好處恰好新正二日乃大夫夫人五旬恐有負

答老先生留我過年有這些束修特覓一個相知後化

回家下幸遇仁兄敢爾相煩聖母拒却

順帶公文有向不可明日小弟到東翁處來領便是夜

別了于時回到館中晚間又與楚楚耍了一夜選存

睡着江公着人寫一禮帖送了二十四兩修儀外有禮

二兩送與良宗家人見他睡着故意弄他醒了送與

良宗道多謝多勞隨

送了三百文錢以作勞金

回

去了尚未梳洗只見于時已到書房良宗一見忙

請坐小弟因清晨身子不快因此纔起有失迎接着

取茶相待自己一面梳洗一面修書併修儀折禮其二

六兩俱各封起不想于時去文具中取根子夾髮見下

有紅色之物鮮妍可愛擬起上格一春是一隻紅綉鞋兒

內有一封字紙看良宗忙忙不管他取下籠在袖中下

梳具撞上坐下良宗忙完穿了道袍重新施禮將銀子

書一一交付明白便位了于時往酒肆少談于時初

辭想紅鞋一事必然有因坐談之

一時列下酒般果品上下坐定兩三杯于時欲要

紅鞋之事恐問口時他又隱諱我如今不免無中生有

一個情人逗他那時自然吐出真情便道孔兄我你

先生的人有榮無辱乃是世間一個自在仙人孔良宗曰

何以見之于時道前年我在餘杭一個富家處館他家

位妹子是个青年寡婦回在娘家守制且是聰明我其

在館把自己心事寫一首詩粘于壁于道

一鏢喚醒千古夢 五經鑿破半生心

三冬事業圖書府 十載生涯翰墨林

一日出外訪友他走入書房把我四句歪詩

回來看見問道何人到此把我胡言這般

第續五回



文悄悄地出來道是我家姑娘園剛道先生的字字珠玉

是愛極故此言實此時被我把文君便奔相如的故事做

詩一首寄將進去他便把崔張月月下佳期的詩兒送將出

來到晚來遂成鳳友鸞交兒有許多私贈就是做十年的

錦囊也不能有他這許多珍寶那還與一個白衣人家合

兄處這般富貴之家姬妾婢僕也須尋見一個以消遣寂

方好良宗笑而不答于時見漏他不出道說話多而吃酒

少來我與你猜你長宗一連擲了五杯已滿酒意于時又去

激着他道想世間露水夫妻也要有人福承當那無福小

人連夢一世不能做得个長宗道這些人家常事何必

長仙于時大笑起來把見此對對竟也嘗過着些趣事而

來那時老孔酒單了臉被于時奚落他比着無福小人

一時間便沒了主意把新曉妖之事從頭依底說一個快

快下時道我說這般大人家豈無一個愛風月的把酒敲

吃罷會鈔而別于時十五日解館十六日下午回至書館

又到江衙裡來別良宗老孔送他出門竟進來了于時

下不樂道嚴冬之餘于于係係與你帶了一主銀子盤纏

也不送我幾錢送也不送我幾步竟自藏了進去好生輕薄

且過了幾年和他講話在船中把他束修拆開將自己通

少步才換了好的止得二十兩落下四兩并禮儀二兩



至孔家道東修廿四兩時取出四兩道要舞江夫人  
禮故此國的孔家父母自然信了于思萬謝送他出門  
說先生在江公宅上過了殘冬好生厚待一到初二一家  
忙將起來連日戲文直至初十方開不覺又是十三乃上  
燈之夜這日下午大雨傾盆直至十五未晴方止雨住那  
嘉興城裡十分好燈

天放晚晴人逢元夜錦屏已掛鈿鎖欄燈連雙月  
之光月讓彩灯之勝往來似電學將雲母琉璃倚臺  
如山製就火齊水碧費教金而不惜工一月而後成  
誠巧窮馬繁華極矣爾乃右中女傾城游人出戶闔

粧好買銀不惜盈頭這上有摩團扇輕持障而覆  
技而色皎臨九陌而態嬌絲管留人滿市春聲細細  
綺羅弄影一庭香月娟娟雖五女門前貧無灯火三  
家村裡富有梅花莫不陣陣風流並俗競迎則婦紛  
紛語笑當場寧怕金吾伶珠果之輕拋喜交花之再  
合金貽笑王停步搖頰留真情顏羞飲去舊愁意  
斷語言以坐亦復相思大惹芳心誰到此中命酒無  
邊樂事強從此夜看燈倚醉玉而生春步香街而似  
畫花芒華袂袂笑歌鬧市忘歸燭焰成灰斷送情如欲  
跳聞灯不夜之天海人賞長春之景

至十七日方纔登罷。十八日江文重新上學。先生又是一番教法。每早誦讀時文。程墨午。前做兩個破題。午後帶讀。鑑諸子百家。忙條條一日。並不曾覺。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去年六月。楚楚思量。僥倖懷胎。與先生做下此事。不期天從人願。遂爾懷孕。交得三月初一午時之候。生下一个兒子。不要說江公。心下大喜。那家中若大若小。誰不歡笑。孔先生道。到得六歲。又是一個小學生。笑矣笑矣十分快活那隣居家邊。無不稱美。三朝滿月。未免作慶。開筵不想。那產後勞頓。遂成產怯。忙偏了乳母。早晚乳哺小兒。按下。且說于時。去年氣惱良宗。不過一心。要將紅鞋兒做。是个紅老鼠。使他坐落不成。偏生又在杭州湖市教書。無人往來。只得停住。一日合當有事。恰好門前閑走。抬頭忽見上年王東翁管家往北而行。于時想道。王東翁你到那裡去。王管家回頭看見是于先生。慌忙走將轉來。叫道。于相公在此。何處于時道。此間是東翁家裏。你進來請坐。我有便信。勞尔寄與江御史。王管家道。快寫便了。于先生進了書房。提筆在手。思思索索。不傾寫書。沉吟一會。道。着寫一詞兒。那做官的自能會意。况又不知是那一個官的。又怪我不着十分上計。寫道。

新姨嬌養古揚州。 務得紅鞋雙鳳頭。

只合蘭房雙厮守。

何緣偷渡越溪流。

將當日楚楚回詩併一隻紅鞋自己四句封作一處外把

封筒封好上寫江老爺書付與王管家道你遞與門上人

傳了進去便回不必等復又送一百文銅錢以作酒資王

管家收了作謝而去次日到了嘉興往江衙門首經過忙

間順袋取出干時之書付與門上人竟自去了門上人忙

問姓名不答應他竟去遠了門公只得投進江公見書忙

問那一家送來的門公說遞了即去問他並不答應竟自

去了江公到房中坐下拆開不見副啟故又沒有名帖却是

一個大大紙包夫人笑道這封書到也收樣怎生這般一個

東江公又拆開看却是一隻紅鞋與兩張字紙夫妻二人

吃了一驚連忙屏去一眾男女江公把一張字兒拿起來

看止寫着

明珠韞匱欽光然。

不比尋常懶護藏。

念汝得龍思吸水。

送些雲雨赴高唐。

賤妾揚州李氏拜江公滿面通紅又去取那一張來看

新姨嬌養古揚州。

繡得紅鞋雙鳳頭。

只合蘭房雙厮守。

何緣偷渡越溪流。

江公看罷登時大怒道這醜婢敢私遞孔良宗辱我門戶

二人決要置之死地夫人勸曰相公且請息怒奴有一言



客欲這小小鞋兒果是李家的了這詩竟不似他的口  
且字跡一發醜得不像竟似楚楚筆跡無二事有可疑未  
可洩漏待明日先把先生哄了出去把他房中一搜如  
有私必然還有別物那時再取不可這次還是江公次早  
着人約了許表侄與他三錢銀子作東請孔先生出城  
要子一日至晚方許放他歸來老許登時到姑夫家  
了姑娘夫人只說你扯了先生出去便了至晚放他  
老許把先生扯了道陪我城外耍耍不容轉放一  
就走孔良宗門也不曾開得竟自去了江又又同去  
江公自己同了夫人走到書房一看見一隻皮箱封

江公閉上房門把刀推開了取出物件皆是箱篋房  
中物件江公大怒夫人你說不是如今物件俱是賤婢房  
中之物難道差了夫人道一發疑心了他這些酒器衣飾  
是幾次失的在裡邊着還尋討連素梅也搜了幾次江公  
道他自暗地送與情人恐防一時尋起先自作此故態以  
掩人耳目夫人道他自的衣飾那裡查他再送些也沒人  
知道何苦反自昭彰江公默然自想道拿素梅來問他須  
臾素梅來到夫人道這箱中物件你可認得素梅一看便  
哭將起來為此物件新篋搜我幾次打了許多怎生到在  
此間江公罵道賤婢做得好事李氏幾時與孔良宗私通

起的素梅說此話那裡說起新姨爲人貞潔自許並不差  
發一言、稟稟冷面何人敢化怎生說起這般話來、這話  
入新姨耳內、到吃了一驚、竟自走到書房、江公怒道、這些  
物件怎生到在此間、快快是說、若有虛言、送官盡法、新姨  
看了、又驚又氣、那裡說得出口、江公袖中摸出紅鞋、併那  
二詩、放在桌上、新姨看罷、說道、這幾句歪詩、先已好笑、這  
筆跡、難道認不出的、素梅立起、上前把楚楚詩、兜一看、道  
是蘇姨筆跡、道是了、隨即勸姨之耳、悄悄說了一番、夫人  
忙問、怎麼素梅又在夫人耳說如此如此、江公怒道、有話  
實說、粧什麼鬼腔、夫人道、且收拾這些物件進去、分付一

家人、孔生回來、問取物件、竟說不知、是了、道、相公要明  
此事、叫春香到後園審問、便知端的、江公听了、夫人道、一  
齊進去、把書房門拿鎖出來、鎖上、竟到後園、素梅悄悄喚  
了春香、直至後園廳上、江公道、拿梭子來、春香年紀不上  
十四歲、登時慌了、哭將起來、夫人道、不許哭、問起新姨這  
一隻紅鞋、你幾時偷去的、春香道、這是替年六月內、蘇姨  
偷與孔相公的、不干我事、新姨笑一笑、鬼你如今直說我  
房中衣飾、金銀酒器、還是你偷的、還是別人偷的、春香道、  
偷盜之時、我不知道、蘇姨着我做幾次、送去與先生的、這  
酒杯是蘇姨晚上自己帶去的、我不知道、江公怒時、叫



道這椿事怎生起的春香道一日蘇姨坐在房中道老爺  
 巨萬家私上少一個兒子孔相公青年美質與他作些勾  
 當倘留得一個種兒也等老爺歡喜料沒人知道新姨道  
 為何寫去詩兒把我出名春香道孔相公原屬意于你故  
 此蘇姨將機就計認做新姨見了孔相公便打揚州官話  
 新姨罵道沒廉恥你到養漢反把我的名頭污了怎生氣  
 得他過我去打他的嘴巴夫人一把扯住道不可他作事  
 十分可恨奈他病勢沉重只在早晚了他若死下這  
 報你了如好起來自然定要處他與你出氣便了江公道  
 這會要處他夫人道你也慢着且權時耐住待

止得十日光景到五月初送他半年束修何必此  
 分氣他不過學道與你相好或誘或騙俱由得你何必此  
 時昭彰這一個兒子大來怎生做人况你官箴有玷連李姨  
 反污了清白依了我說處法極妥江公嘆一口氣出外邊  
 拜客去了新姨轉轉思量心中好惱虧了夫人十分解勸  
 這幾位姬妾一些也不知道家中男婦嚇得鉄桶一般所  
 知者江公夫人李姨娘素梅春香五人而已况夫人發恨  
 分付兩個丫頭若洩漏風聲活活打死那一個敢提一小  
 字兒且說孔良宗至晚回來吃得大醉小使開了房門至  
 來和衣睡了直至次日傍午方走起來梳洗尙不知失去

前物江公因心中着惱，竟到庄上住下，却又病將起來。夫人只得帶了伏侍男婦，自去看管家中。都托新姨料理。到了五月初一日，新姨封了十二兩修儀，一兩程儀，寫一名帖，着一個家人拿了，道家老爺拜上。今奉修儀在此，請相公暫回。待家老爺病痊之日，再來奉請。家人送到房裡，見先生一一說了。老孔一時悶不悅起來，道：「東翁雖然有病，新姨也該留我為何？兩個月不見出來，就這般恩義絕了。」打發了管家十分煩悶，只見新姨着家人送一桌餞行酒，擺在房前，着江文出去陪坐。老孔大失所望，只得把酒來，哈又與斟酒。小使：「你與我到新姨房裡，叫了春香。」

那小使道：「新姨房裡只有素梅，那春香是蘇州姨娘房裡的相公醉了，老孔說我到不醉，敢是你醉了。」小使說我家中事，休怎生道我醉了。我如今叫出春香來，你自同小使進來見了。新姨說先生渾帳，教我到新姨房裡來，叫春香出來，我說春香是蘇姨的人，他還道我醉了。新姨心下明白，道：「你叫春香出去，我隨後出來。」要這蠻子一耍，只見春香到了席前，道：「相公有何分付？」老孔道：「我要見新姨，如何？」我請出來。」一見春香，道：「我是蘇姨房裏人，不便去。」

那新姨自來，再不見你的，怎生說得這般容易？」老孔道：「春香，你怎生忘了？新姨着你先送香或袋或花，或送長短。」



到我房裡也不知走了幾百次了。怎生說起白賴說得有理。姨在屏風背後大嚷道：胡說敢是見了鬼，敢是失心瘋了。我幾時着他送什麼與你好嘴臉。這般輕薄素梅，快出去。喚大的家人進來，他亂話了，快快打他幾個巴掌，只見走了五、六個家人，道：先生醉了，不要亂話，不要說老爺的內室，把你胡言亂語，就是我們的婦女也沒得把較清先。孔一時臉通紅了，道：難道我向來做夢，新姨恐怕他到外。邊傳壞了他的名頭，忙道：我家中常有狐狸出入，女也非一日矣，莫非被他迷了，他又能把金銀首飾，再再去神出鬼沒，專一迷人，莫非着了狐狸先生，見說把金



銀能插來，插去，於房內箱中一齊竟是空的，時道：不可了，果然着了精怪，我箱中許多物件，不知幾時掛去了。新姨道：我房中物件失了，將次一年前月夜間都掛來，還了連一隻紅繡鞋也成了。對老孔道：快快叫船，我即要去。家人們見他着急，也不知真的假的，止有新姨與素梅、春香，俱在屏風後暗暗的笑得肚皮生疼。新姨道：你們快喚一隻浪船到北新關上去的，快送他起身，果然着了那老鴛鴦，得啾啾的抖做一堆，家人取了行李等物，扶他下下中江文送至岸邊，撐開船隻，不提新姨與二了頭，講今日若不如此說明一世名頭，被這畜子玷污了，只見裡

蘇姨發暈新姨分付門上快到庄上與老爺夫人說知  
 生已去蘇姨將已斷氣特來報知庄上一聞夫人與主翁  
 道蘇姨將死你可回去一看江公道等他死後我氣落反  
 回如今你去料理就是夫人道也生了兒子也不可  
 江公道那裡是我兒子借他怎的夫人道你又差了上年  
 六月你也在他房裡歇來安知不是你的况三朝滿日  
 友皆知難道如今再與親友說个是我的也不像樣如今  
 的人有了幾兩家事便是花子養的兒子抱到家中認爲  
 已出實實自已生的還要揚妄此言奴身不取也江公道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一悉憑尊意罷夫人到得家蘇姨已是



沒了夫人進內走到房中見了死尸哭了。場分付  
 合材各族去報三朝首七皆是僧人誦懺超度亡魂到了  
 三七舉殯極其齊整且說蘇姨一靈早已趕上孔先生  
 他船中出沒夜間入夢仍舊認是新姨弄得十死九生到  
 了北新關抬在轎上往湖市經過却好撞着于時在河口  
 看刻龍船孔良宗落轎叫于老哥在裡做舍于時回頭見  
 是孔良宗便敘些寒溫楚楚靈魂已知紅鞋一事是他  
 害以致我病中急死了我便在精神陷于時臉上一掌于  
 時登時立不住脚便道請了就在主人家裡面竟走良宗  
 上轎直至江口楚楚靈魂隨他到家父母妻子相見好生



歡喜恰好正是臨陽大家一塊兒坐下吃酒孔先生多  
 了此硬東西晚上也要盡个久別之意那病初時鬼  
 漸弄得真了一日重如一日未極歸家幾個日子便嗚呼  
 哀哉了一靈已赴冥府一靈守住死尸一靈恰被楚  
 住良宗道你是何人楚楚曰我乃江家新姨為何忘了  
 宗曰非也容顏不似脚也長了楚楚方寔訴其因為此我  
 來等<sup>等</sup>你明日要赴松江李王殿下听審孔良宗曰原來  
 向是蘇姨冒了新姨之名結成以世以業未<sup>竟</sup>議松江李王  
 是何名也楚楚曰他是華亭秀士為人耿直一絲不苟上  
 帝敬重厚德後以冥府君王之職掌管一切亡魂我與你

死不得要一番審問听彼發落就此去罷良宗收了冥財  
 悠悠蕩蕩兩個魂靈已過錢塘早來湖市只見不時病在  
 主翁床上楚楚道他去年冬盜了紅鞋又寄四句無情詩  
 激惱主人以致波及於我為他急死此恨剗消須帶他往  
 李王處告理把他一魂先出一陣鬼頭風早已吹至松江  
 這李秀士日間攻書夜裡為王片人在世種種惡業深重  
 神人共憤便差鬼卒勾拿在速報司管理如該殺剛挫磨  
 重刑把他三魂七魄聚于一个形軀决不待時之意謂之  
 速報如人在世為善戒殺放生諸惡不作眾善奉行竟  
 上金橋河內蓮花座上任意而為或願清淨世界便托

如常今蓮池大師雪關師父之輩如願洪福只托生富貴之家錦衣玉食肥馬輕裘嬌妻美妾種種受用如處富貴之時又肯修橋砌路濟弱扶危不特前生死後竟上西方登極樂世界又如洪福一道有年少登科早巍黃甲與皇家出力盡忠報國在皇家則圖畫凌烟名標青史死後冥府十王如寶恭敬一靈則入功臣太廟享萬世祭祀如孔良宗與楚楚于時這般不善亦不大惡莫非為起一時不長之心就是地府如前邊坐館先生的詩句一般無鎖鑰柳自在囚少不得無常扣去三魂逐散七魄只把他一靈兒送人鬼門關免不得有東岳大玉十起五起大書發到



冥府鬼魂毋分善惡總要是閻君這些無拘束的亡靈免到冥府殿前去看掛牌其起於某日所審如湯間官盆無二理這日孔良宗往冥府殿前一看見一面金字牌上書陰司三戒

第一戒房上晒脚下靴鞋

第二戒背剪雙手行走

第三戒安桌不可令四脚朝天

孔良宗暗忖此乃背理之事故此戒止方看畢裡面傳呼王楚楚孔良宗二人楚楚扯了于周同進李王先叫孔良宗跪下又把文書一看道你在江侍御家為西賓也不該

窺看他侍妾了他當時上地把你絆倒一跌就該回心方  
 是怎生出對又起邪念其間李氏這也罷了王楚楚你不  
 該寄名隱諱行此勾當又不該盜竊繡鞋等物以累無辜  
 又看于時問王楚楚這是你什麼人為何扯他王氏道婦  
 人在生那寄詩與鞋之人心雖仇恨未識其人向後靈童  
 往杭州經過他有湖巾被婦人打了一下去餘姚同了孔  
 庄來候所審被婦人止扯他一靈到此李王曰這人未該  
 就死也沒來文難據你一面之詞惡判官把于時半生之  
 事呈上把李王看了道他去年說你寄銀先不該盜取紅  
 鞋後又于酒肆之中無中生有起一平地波瀾引誘他說



出奸情空污了李氏清白說又不敢低銀于  
 又拿出四兩把二兩禮儀又收下了你不該四月間寄  
 詩鞋一事情理可恨你死後之罪不小矣但未奉勾取未  
 傾深究先把他雙目挖出待他還轉陽間受取暗報壽終  
 之日量罪施行先把于時雙目挖出血淋淋的鬼使說上  
 推他出了鬼門關還魂去了李王道王楚楚雖係貪淫寔  
 懷生子之心以接宗祀其情可縮孔良宗人尊為師輕  
 主妾希圖銷銖又敗人之行傳與于時致生小怨而險  
 無辜有玷其罪莫大焉今鬼卒重責二十送轉輪王着  
 往江侍御家為犬三年後被穿甯藥死再轉輪迴王楚楚

免責送轉輪王着令往江侍御家為一雌貓為李氏捕鼠  
以報受玷青名每年產生數貓存留好種世報江門五年  
後再轉輪迴投託且說江公後病好回家獨待新姨最厚  
每夜間未免携雲擁雨新姨懷了身孕正是

着意種花花不發

無心插柳柳成陰

至次年二月也是一个小兒子大夫人見了歡喜之極着人  
報與老爺知道江公正買得一隻雪裏拖鎗日月眼的小  
貓抱了進來又聞新姨生子快活之極竟到房中來看那  
貓一跳在新姨床邊伏在地下動也不動猶如養熟的  
般江公私謂夫人曰這個兒子是不須疑心得的夫人

且這是真正老狗養的做過三朝將及滿月算來正是楚  
楚生的大兒子週年却是一日雙喜那諸親百眷不待邀  
請俱擺賀禮慶賀許表侄稱賀已畢稟上姑夫侄兒有一  
奇事三日前問運銀船上買得一隻金絲哈巴狗兒到家  
只是不住的叫食也不吃巴餓瘦了昨日隣家召仙侄鬼  
往那功名蒙許大發因又說起狗之一事仙亂批道

昨日金絲狗

去歲孔良宗

只為心輕薄

投胎報主翁

雪貓日月眼

前伏產房中

三姨王楚楚

意與狗相同

臣兒歸家說與眾人一齊叫他孔長宗他便擺尾搖頭似有欲言不能之狀呼他道如果是孔先生快快吃飯明日送你江衙裏去他登時把飯吃了再也不叫如今特特送來一衆親友稱奇江公亦訝只見素梅拖出貓來大家一齊歡喜便叫蘇姨娘那貓應了一聲連叫連應連江公笑得不住猫犬俱與素梅收了吹打送席做一本新戲名為萬事足正在半本之際報人一聲鑼响搶將進來報道老爺新起福建巡按御史勅上專為科舉伊趨着江五常門報即時起馬毋負朕意抄部文的打發了親人諸親一齊把酒稱賀道一日三喜亦是罕聞許在日一日三報亦是

奇事淫公說什麼三報許在日狗報猫報方纔官報親來哄堂大笑江公道老夫止欲堂前寫一對聯曰

無官一身輕

有子萬事足

如今起了官這對兒又不能對了許在日姑爹替改幾個字兒也還貼得的江公道怎麼改曰

為官一味清

有子萬事足

江公大笑改得好登時取一幅珠砂紅紙寫完貼了做完下本戲文次日打點到任親友餞于西水驛江公笑曰我今應着關帝籤詩二句

五十功名心已灰

那知富貴逼人來

親友續曰

更行好事存方寸。

壽比岡陵位鼎台。

親友大笑而別須臾道尊府縣鄉紳舉監生員一齊奉餞江公道治生有何德能勞太公祖太父母老先生齊來賜顧何敢當之一眾官員道還有唐詩集句奉為祖餞

治教休明泰運開

何中

乘驄今向閩南來

楊益

錦衣春暖神仙府

劉宗選

翠柏雙飛御史台

寶年

憂國正操言事筆

施鈞

觀風須展濟州木

條告金

誰知草屨風行處

陸放

文化如今遍九垓

條告金

江公深謝歡然而散隨掌號開船三十名繹夫把那座船

似行雲流水一般風也似快登時拉到院門天色晚了江

公辛苦船上初更便自睡了約莫二更時分那船已列尾

林見一个婦人呈一紙狀子跪在江公床前口內叫老爺

一紙下情在此江公接來看了把那婦人一看正是王楚

楚道我知道了去罷醒來已是三更江公道原來有這般

奇事未到天明已過崇德那縣令差人趕送下程江公分

付再添十名繹夫把船素扯到杭州有事現任按院分付

敢不遵令一時到了塘棲未到申刻船已頂關了分付取

一名帖拜關主就要開關把船傍在馬頭上正待上橋所

見屈聲高叫江公叫過來道為何事叫屈那人跪下道老







翁小的住在湖市姓梁家中接待客商度日止生得兩個  
 兒子舊年偶然有一个餘姚秀才叫做于時在此尋館隣  
 居家邊一齊撮掇小的我們各家也有一二十學生我們  
 出了束修要小的供他酒飯上年二月坐館五月初就病  
 在小的家下只得請醫調治後來到得月半雙眼瞎了病  
 到脫體小的見他書已教不成了眾隣居各送半載館費  
 學生早已散了小的再出些盤纏着人要送他歸去他又  
 死不肯歸又要小的一年束修直捱到年又不肯去白賴  
 在家前日他家中來尋小的認着氣只得出了一年學錢  
 待他好回他仍舊又註在小的家習學動動便道凌辱

文小的情極只得奔告老爺江公道我非本地地方官也不  
 便問得但這一擄事我也知道些兒快叫他來與你趕他  
 去罷只見扶了一个瞎子先生到了船頭一齊跪下江公  
 道于時怎好說于時道老老人在上听生員跪稟生員上  
 年二月到他家教書五月間偶得小恙他家中大小人等  
 真怪在他家善養病把生員乘着小病裏竟把兩隻眼睛都美  
 瞎了生員教書為業一生止靠兩眼如今瞎了教生員怎  
 樣教書求老大人把生員一身判在他家養膳便罷了江  
 公道胡說你前年冬底在于嘉興宜宜公橋王家教書有一  
 鄉里孔良宗送你寄銀二十六兩到家你暗中窺取一隻

紅鞋併詩一首又到酒肆引誘他短處到船中又換了低  
銀巧言又落了他六兩銀子到上年只合丟開罷了你又  
忍心害人把紅鞋做詩一首送人寄到江家害他聞聞參  
商以致激死王氏他拿你一靈至松江李王處听審李王  
命取汝眼珠放你還魂你今仍復詐詐害良民罪愈深重矣  
問他家中來尋取的人快快領回如違重究于時見江公  
說出心事一毫不差嚇得毛骨悚然唯唯而退那姓梁的  
主人把頭磕个好响叫神明老爺若不遇着老爺被他累  
死了也江公又差皂隸二名押他到餘姚本縣討了收管  
非于時好生沒趣只得收拾行李與轎子拾了去也

公身城過子竟到浙江縣起大進發他在船中想道這  
于時一節若非楚楚夢中呈得明白只找何由知之正是

夢中言語記來真  
萬事勸人休碌碌  
莫道無神又有神  
近時報應不差分

江公未及一月到了隔界那官員人役湧來迎接到任行  
香放告料理秋闈三場任事謹慎揭曉得了九十名門生  
就如得了九十個兒子一般人人孝敬將次完了武場差  
人進京復命自往家中恨活見了夫人新破四个姬妾又  
不願做官了後來江文先進了學兩個小兒子後來同入  
了泮三子並皆登第官居臺省夫人累封子孫榮貴

至今爲秋水名家焉

總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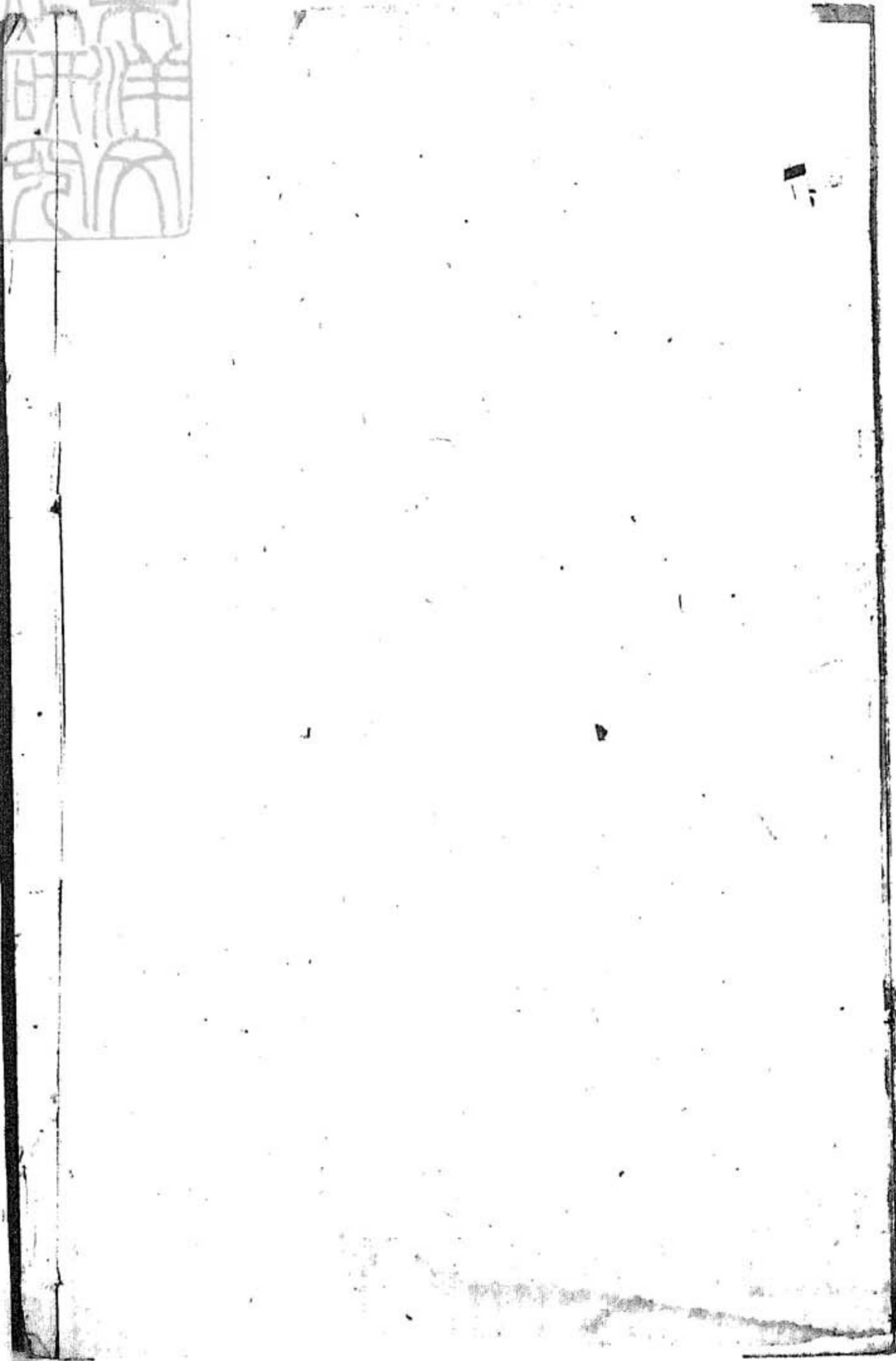
孔氏宗誘奸主委至楚楚借使風流懲于天折報于猶大  
氣亦平矣而于時心存寇毒險害負姬抵禦依銀生機巧  
弱殊爲痛恨李至云彼雙珠絕彼惡業是莫出大功德也  
不過江從盡以其隱而猶然遂報焉有凶歸耶新鍊學子  
皆因負處生來夫人累贈亦其賢德之報

皇朝仕學規範四十卷 明刊本

張鑑撰

士大夫多嫩天資至錯諸行事往往鮮合中道才非不逮  
微法度也前言往行可倣可師佩服弗替如循三尺則勿  
學壯行焉往而不中節藐前修爲易與肆吾意之所嚮跌  
宕乖盪漫亡據依幸而齷齪亡聞人猶以不能恕其如得  
聲名處貴顯有識將起賢者過之之歎斥規矩以覲全材  
屏範模而良器是圖世固無若事也仰惟熙朝累聖續承  
一以姬孔道學造天下士名公碩儒開風作興步武相屬  
其大者功烈在天銘在鼎彝誠未易闕測至如問學之困  
深操行之端方政事之精醇與夫陰功隱德奇辭奧論流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